

爱你的

某食某刻

山亭夜宴 作品

The Moment Of Love
With Delicacy



山亭夜宴
继《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后

首部美味长篇言情

恋爱如同美食
不为填饱空虚 / 更可治愈心灵

一本书
/ 有食
/ 有爱
/ 有心跳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爱你的
某食某刻

The Moment Of Love
With Delicacy

山亭夜宴 作品

SHANTINGYEFAN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你的某食某刻 / 山亭夜宴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00-1704-7

I. ①爱… II. ①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2269 号

爱你的某食某刻

山亭夜宴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丁元元
特约策划 马晓婧
营销统筹 蕊蕊
装帧设计 粉粉猫
责任印制 张军伟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王丰林 郑盼盼
特约编辑 马晓婧
营销推广 陈晨
封面插画 亦良璇子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10mm × 980mm

印张 22

字数 21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ISBN 978-7-5500-1704-7

赣版权登字: 05-2016-1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爱你的
某食某刻

the moment
of
love with delicacy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简·奥斯汀的厨房（英式餐点）	001
第二章	
大仲马的美味餐桌（法式餐点）	069
第三章	
达·芬奇的晚餐密码（意式餐点）	141
第四章	
执迷中餐（中式料理）	219
第五章	
香料的诱人款款（香料的“战争”）	283

Chapter one

第一章

简·奥斯汀的厨房（英式餐点）

乔妤珊

吃完一顿够辣、味够劲的螃蟹年糕后，妤珊的气愤总算消了不少。

天色昏暗不明，平日门前敞亮的“珍宝馆”漆黑一片，静悄悄的，她想到白天持续不断的噪声从这里传出，好奇地凑过去张望。

这家私房菜馆开在这条巷子有好多年了，由于神秘、不亲民的价位和风格，附近进去吃过的人寥寥无几。珍宝馆对来客定有规矩，不点单，每天的菜单看大厨当天的心情而定，不承接外卖，一天只做两桌菜，预订桌位要提前两个月。

一家私房菜这么傲娇地开在这儿，使得附近的居民啧啧称奇。裴珣成功地预订过一次，她邀了很多工作上的伙伴，别说没有妤珊的份儿，连两个女儿也不许去。品尝过珍宝馆神秘风味的裴珣对餐厅赞不绝口，她自己的厨艺虽无药可救，但她绝对是美食家，每次回英国前一定到处吃个遍。珍宝馆能入裴珣的眼，妤珊是十分惊奇

的，表姐的厨艺烂，口味可不是一般挑剔、难伺候。

向来热闹、出入各界人士的珍宝馆，今晚不仅静得出奇，更让人不由起了股萧索之感。好珊四下转了一圈，发觉馆内空荡荡的，连桌椅也不见一个，这么有创意？站着吃？再一看，原来是被搬走了，各种家具留下的痕迹，零碎的物件堆在角落，几只黑猫蹲守在矮墙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要不是太熟悉这个地方，她恐怕早掉头走了。珍宝馆是离她家几步之遥的神秘之地，她还没吃过一次就关门大吉了，实在是可惜，她根本没耐心为了一顿饭等上两个月，最关键的是她不见得负担得起它的价位。褚烨是吃货无疑，他从不挑食，扔个汉堡过去，也能愉快地啃完。

珍宝馆若真就此关门，便证实了前些时候好珊无意间听到的一件事。餐馆实际上已停止营业有段时间了，每天进进出出除了大厨的亲戚们，其余都是来看房子的人。在房子的归属问题上众亲戚产生严重分歧，谁也没有单独决定权，各家又都觉得是自己吃亏。一群人又打又闹，闹到法院，还是没能解决。大厨去世前据说留过一份遗嘱，可谁也没有找到，众亲戚闹了一番什么都没得到，现在三天两头便有几个人冲进餐馆拿东西，估计是等不及最终结果，能拿多少是多少。

好珊奇怪这么一家餐厅，几家人合伙经营，细水长流地赚钱不好吗？怎么就冲着眼前这点钱闹到头破血流，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转念一想，大厨的手艺不是谁都能学到的，现在房市还算不错，

趁早分家，一干二净。家族企业不是任何家族都能经营得下去，这事不为外人所知地复杂。合伙经营就意味着合伙出钱、出力，任何一方心有不满，明争暗斗可谓来日方长，不如现在打完、分完，一了百了。

沾着厨房，便沾着人间烟火。食色性也，总归不可避免。

地上一阵咯啦啦的声响，几只夜猫跳进一只旧木盒里翻腾，盒子原本扔在门外过道里，夜猫们一会儿又抓又推到门边，一会儿又继续在盒子内扑腾。好珊走去一看，几只夜猫一下子全跑了，旧木盒子旁边有个被抓破的本子。

好珊拿在手上翻了几页，有种落魄少年奇遇绝世神功的激动，念了几行，确凿无疑是本菜谱，年深月久的手写笔迹，纸张各色各样拼凑裁剪成册，从笔迹来看，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泛黄，难以辨认的笔迹用竖排繁体字写就，一部分稍微清晰些的笔迹是简体字，纸张较为厚实。

既然不是武功秘籍，她一时半会还想不出怎么处理它，旧木盒大约是用来放这本菜谱的，这么郑重地放在木盒子里，应该比较重要的东西了。菜谱对现代人而言不太重要，耗费功夫的美食去餐厅吃，吃不起的也不作多想。想学的可以在网上搜索步骤，学不会或做不好，还可以换别的。总之，越来越少的事能让现代人陷入一棵树上吊死的处境，宁可多换几棵树把自己累死。

她打算扔回过道里，十有八九这东西是已故大厨的，她可不愿平白无故把别人的东西拿回家，即便别人扔了的也很奇怪。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是她那对在外旅行不知几时回来的亲爹妈，夫妻俩用免提你一句我一句畅谈旅途中的见闻，乐不思蜀地高兴着，陡然话锋一转，说：“你决定去英国了吧，我听裴珣说了。既然决定了，就赶快办手续，你表姐会帮你的。”说话声停顿了一下，声音调高，“不是我说你，年纪轻轻别太记仇，你看你表姐，一听说你要过去，马上就很欢迎你去，还说要给你收拾一个房间。你去她那边我很放心，不用一个人在国外瞎晃悠。”

好珊急道：“我几时说过决定去了！你们又是从哪里听来的，我怎么不知道？”

“你早些时候不是跟绣球、嗅嗅说的嘛，在视频里，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样不是很好嘛。”乔母立即针锋相对。

“那个是……是还没明确呢！”好珊难以解释，总不能脱口而出说是骗小孩子的，她老妈口无遮拦，会一字一句告诉表姐，表侄女们非恨死她，没可能再相信她，两个小家伙年纪虽小，记性却好得惊人。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乔母又停顿了一下，好珊预感到这是在酝酿地雷的架势，果不其然，“你犹豫这么多年，也没酝酿出个男朋友，还是别酝酿了，有这闲功夫出去走走，在家发霉看谁理你。”

不待好珊反驳，乔母不耐烦地直嚷：“别烦了，这件事就这样。去念书的钱你存了，生活费我们本来想贴补你，现在你表姐主动帮忙，我跟你爸都认为这样很好，而且现在钱都花在旅行上了，就这么办吧。”

话一说完，立刻挂断。

妤珊拿着手机愣了好一会儿，百思不得其解裴珣这次出的什么招。走到家门口，发觉旧木盒和菜谱仍抱在手上，于是，她意识到另一件事，要是她去英国住在表姐家，要怎么解释她不会下厨这件事？表侄女们隔着屏幕看她每次显摆美食，几乎都是流着口水在讨好她，一次次在视频里喊她快点去英国“解救”她们的餐桌。她没想到这件事真的要发生了……

她紧抱着旧木盒和菜谱，心事重重地推开家门。

牧邑贤

英格兰。

“They mess you up, your mom and dad. They may not mean to, but they do. They fill you with the faults they had and add some extra just for you.”（“你的父母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这也许不是他们的错，可结局是如此。他们不但把自己的过错传承给你，还会为你专门加上几项。”）

有好一会儿，牧邑贤只是看着夜色中的某一处，对章峻熙说的话置若罔闻。

早在还在念书时，邑贤与父亲的关系已处于水火不容，他母亲自顾不暇，经常在每次见面前十分钟打个电话说另有要事取消。少

年时期，他除了待在寄宿学校，剩下的时间都待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召集一群人来开派对。

发小峻熙是念大学时过来的，两人经常混在一起夜夜笙歌，从一个派对喝到另一个派对，每天的日子过得酒气熏天。有次，邑贤躺在自家花园里吐得翻江倒海，用手爬着进家门。在院子里溜达的绣球笑嘻嘻地问他：“这里的饭菜这么难吃？”他好笑了半天，酒醒以后还记得这件事。

绣球喜欢装深沉，原因不外乎有个比她小两岁的妹妹，她必须得表现出成熟稳重的姐姐范儿。晚餐吃什么这件事上，她会拨电话给邑贤，问：“我们打算叫外卖了。”

嗅嗅很喜欢邑贤，常绕着绣球穷打听，绣球一副长姐的责怪眼神，说：“他当然有女朋友，不知道是哪一个。”

裴珣擅于处理家庭之外的关系，对邑贤和峻熙十分信任，她只要在家，常邀他们来家里吃饭，饭菜当然是外卖送餐。作为回报，每次她出差、加班，邑贤、峻熙会主动充当起保姆的角色。

邑贤没有兄弟姐妹，忽然有两个能说会道又机灵卖乖的“妹妹”型跟班，他很不愿承认这种被信赖的感觉让他深有触动。他根本不在乎每次裴珣费钱、费力预订高级餐厅的美食，他对任何食物毫无兴趣，食物对他而言没什么差别，也许很小的时候是有过的，但他已不再知道品尝食物的美味究竟有什么意思。这件事，只有峻熙能理解他。

从邻居家的两个小姐妹身上，邑贤总会想到自己，尽管衣食无

忧，他无法信任任何人，他有信任危机，他曾以为这种孤独、消沉会去离，但并没有，他变得越来越控制不住地焦躁，对任何陌生事物心怀戒心。他下意识地将绣球姐妹俩当作亲妹妹般照顾，他会忍不住担心她们的交友状况，然而，他绝不会承认这点。

为此，不时惹来峻熙的冷嘲热讽：“哪天你要是喜欢上谁，准让人无法忍受。”

“不可能有这天。”他鄙夷地哼了声。在内心深处，他恪守理性、冷静的处世原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一堆非理性和各种巧合叠加的依存，亲情不过是与生俱来的羁绊。男女间的感情是脆弱又徒有虚表的东西，人的感情必将早于肉体而消亡。人倾向于屈服自己的欲望，做出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决定再加以定义，只要认可的人足够多，便成了“真理”，这难道不是自我催眠？

邑贤宁可在酒精中醉生梦死，他常对峻熙说：“解决问题在于取舍，不解决，就不用费那劲儿了。”

他合上正在视频中的笔记本电脑，对绣球姐妹俩说：“外卖到了，快去洗手。”完全不在意视频那边一脸错愕的好珊。有那么一瞬间，他感觉到对方的错愕中充满着嘲讽、不屑，这让他十分恼火。他可没兴趣理会某个女孩的恼火，他根本记不住她们的长相，没必要知道她们什么想法。

峻熙有时也会看不过去，邑贤身边的女孩一个个被他逼走，他心里并不就此好受，硬撑着，长此以往，他变得更加乖戾、难以相处。

好不容易打发绣球姐妹俩去睡觉，邑贤立刻回到派对中。峻熙

正在打电话给裴珣汇报情况，孤家寡人的他很热衷在她家蹭饭、带孩子，8岁到80岁的女人都喜欢他。来英国几年后，他一次也没回去过，家里不让，要他专心念书。

邑贤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一向能说会道的峻熙意外地保持沉默。章家的情况有些复杂，章父的一个老战友生病去世前将两个孩子托他照顾，久而久之，年长的女孩对章父的孺慕之情被认为是恋父情结，真真假假被传得不太好听。两家人都深感丢脸，怕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干脆不再往来。峻熙家里并未因此而好转，刚上高中的他也能看出父母的貌合神离。高考一结束，章母便把峻熙送去留学，大概是担心到时候闹得不好看，连累儿子两头难做人。峻熙的堂兄弟们各个都奔着光耀门楣的阳关大道而去，他的表兄妹们也是一群前途无量的人，从他进学校第一天开始，他便懂得怎样在人前争面子。

“累，真的太累。”峻熙说。

“比在家时还累？”邑贤调侃道。

“在家是身心疲惫，精神上更多。在这，是肉体受不了。”说完，峻熙又开了罐啤酒。他有些想家了，他和邑贤不一样，邑贤在国内没什么牵挂，峻熙来自一个又大又麻烦的家庭，一边烦他们，一边很想念他们。

两个衣着艳丽的女孩来找邑贤，他拿着酒瓶起身迎上去，离开之前对峻熙举了举手上的瓶子，峻熙打个手势，要他快点滚蛋。

章峻熙

一个叫艾莉的女孩坐到峻熙身边，笑着说：“想不到你和他是好朋友。”

“为什么这么说？”他好奇地问。

“你看起来稳重、成熟些，他……像个暴君，这样性格的人很难沟通。”艾莉用指尖沾了沾鲜红色的饮料，瞥了他一眼。

“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他轻声叹息。

“而你是唯一了解他的人？”

“很多人会注意他，却又始终对他不满。”

艾莉立刻笑了，说：“谁能忽视暴君？引人注目的霸道，即使情商为零，还是有很多人乐意去纠正、发表意见。人们不想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从不轻易放过别人的。”

峻熙眼睛一亮，凑近她问：“你想纠正？”

“不，我是学心理学的。”

闻言，他笑得很开心，说：“所以，你的见解是？”

艾莉神情认真地说：“作为朋友你该帮他。”

“噢？”

“开导不够，就用激烈的方式试试。”

峻熙摇头，说：“你误会了，没那回事。”

艾莉的眼神似乎亮了一下，说：“你怎么能确定，你们就算

24 小时在一起，也无法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他比路面的石板还直，要有什么让人误会，只能说这里是英国。”

艾莉莞尔一笑，拿着酒杯转身走开。峻熙想再和她聊会，她没入人群转眼便不见了。

派对开到凌晨人才渐渐散去，峻熙看到手机上有三个未接来电，并有条消息写着：我是骆振的大女儿，有些事想和你谈一下。

骆振是章父已故的老战友，他留下两个孩子，大女儿是与第一任妻子所生，次子是与第二任妻子所生。骆振去世后，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再嫁。峻熙听母亲提过，骆兰比峻熙大几岁，他从未见过对方。

他迟疑地看着这条信息，忽然听到门口处有声响，开门一看；是团成一团的绣球，小家伙靠在门上偷听，居然睡着了。手上的 iPad 掉在地上，视频里是个在厨房忙得快冒烟的女孩。如果她没把厨房点了，她的尖叫声也足以把植物人叫醒。他好奇视频中的人是谁，对方恰巧也注意到了他，表情紧绷地瞪着他，手上拿着大勺，说：“你是谁，怎么会有绣球的 iPad？”

“我是房东，来收房租。”峻熙忍不住逗她，她看起来神经过分紧张、表情严肃，手上的大勺不自在地挥动几下。

“收、收房租为什么找绣球？嗅嗅呢？”好珊惊疑不定，通过镜头她只能看到峻熙一个。

“嗅嗅能抵房租？”他好笑地盯着她。

“当然不能，找裴珣啊。”事出突然，她不仅嘴笨还脑筋短路，

看到绣球靠着陌生人，她对裴珣十分恼火，怎么随便把孩子交托别人。

“是嘛……你知道怎么找到她？”峻熙仔细辨认了下，好珊应该在烧菜，黑乎乎的一团，让人敬而远之的造型。

“你联系不到她？”好珊反问。

“能啊。”他知道自己喝得有点多，不该这么开玩笑，说，“我就联系她，不用担心。绣球、嗅嗅很乖。”

峻熙随手关了视频，让绣球睡在沙发上。

褚烨

好珊猜想种种可能，但裴珣不至于随便到把孩子交给陌生人照顾，也没听说她交了男友。莫非因为交往对象太年轻，所以一直保密？如果不是她跟绣球秀手艺，还不知道这件事。她心里有些得意，裴珣竟然也有顾虑重重的时候。

“你在笑什么？”进厨房拿饮料的褚烨好奇道。

得知好珊准备去英国进修课程，褚烨自告奋勇地帮忙，带了许多课程资料给她，他现任女友庄妍也要求加入。褚烨与庄妍刚交往时，好珊已听他提起过，重新做回朋友的两人没什么秘密，无论在旁人看来他们是否刻意，好珊见到庄妍的第一眼，就像看着某个漂亮的邻家女孩，有些小小的嫉妒，褚烨到底是喜欢这样类型的女孩，

同时她也松了口气，不适合的恋人就该懂得适时而止，所幸如此。

褚烨说要看看好珊的厨艺，庄妍带了一堆食材跟他到好珊家吃饭。

看到一团糟的厨房，庄妍开始查找附近的外卖电话，她的记事本上包罗万象，比手机软件管用得多。她说：“这是我的手账，里面肯定有最好吃的外卖餐馆。”最后这句，真是戳心窝的又狠又暖。

庄妍对诸事表现积极，像她手上的记账簿，每一笔都记录在册，她会让人错以为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实际情况是，褚烨比她小两个月。

得知他俩要来，好珊是不打算答应的，她自己什么烂厨艺天晓得，总不能用黑暗料理把他们毒倒吧，她可不希望出现在晚间新闻上一副被弃前女友的没出息样，心里还纠结着表姐的讥讽。

“你确定通篇只有菜谱？”好珊把那天发现旧木盒和菜谱的事告诉了褚烨，他们之间分手前无话不说，分手后也是如此。她想东西扔回去，或者交回给大厨的亲戚，自己留着不太好。

褚烨打消她的念头，道：“盒子是被扔出珍宝馆的，这就是个无主的物件。另外，你现在还回去，还给谁好？如果对方咬定盒子里还有贵重东西，你怎么说？不是小人之心，你也见识过他们为了争把椅子大打出手的场面。”

好珊心下畏惧，暂时将东西留下，扔了实在可惜，木盒是旧了点，做工精细，红漆褪了色，擦拭干净很有几分古朴、素雅。

庄妍在客厅里打电话，被连续拒绝后，毫不气馁。